■工友情怀

小铁娃 眼中的爸爸

□孙晓娟 文/图

铁路人喜欢把自己幼小的孩子叫做“小铁娃”，主要是希冀孩子能具有百折不回、砥砺前行、追求卓越、勇于跨越的“铁路人”精神。而对于为了祖国建设四海为家的铁路人来说，爸爸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可谓少之又少。那么，在人生初始，还没形成自己的人生观、世界观的“小铁娃”混沌朦胧的双眼中，爸爸是什么样子呢？

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商合杭高速铁路沿线的制梁场王经理，长年扎根施工一线，下班后仅靠视频通话与年幼的儿子见面。

一次，王经理探亲回家，当他提着行李走进家门时，他的妻子对儿子说：“宝贝，快看爸爸!”儿子看了一下面前的男人，立刻转头回到了里屋。

正当夫妻俩错愕之际，只见儿子双手捧着手机走到妈妈近前，用稚嫩的声音说道：“妈妈，手机没有响啊，爸爸在哪里啊？”

那一刹，夫妻俩人对视，百感交集。

记得秦沈铁路——中国铁路第一条客运专线在建时，其中一个项目部设在沈阳。

寒假中，我带着三岁的儿子到工地探亲，东北辽阔的大地上已是白雪茫茫，工地食堂里的师傅们正在忙着运输过冬的蔬菜，当时儿子飞快地向开车的师傅跑过去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开车带我兜风去吧？”在大伙儿的哄笑中,我的鼻子发酸,喉咙哽咽。再看看孩子他爸已匆忙转过脸去，怕别人看到他眼里的泪花……

目前正在建设中的玉墨铁路，来自四川的杨毛是该铁路沿线云南项目部的总工程师。

他四岁的儿子亮亮在暑假中随妈妈到工地探亲，亮亮胖乎乎的圆脸上，生就一副单眼皮，眼睛不大，但清澈俏皮，当他开口笑的时候，露出两个左深右浅的酒窝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一口地道的四川话，还经常偷戴爸爸的安全帽，他一来就成了大伙儿的“开心果”。

杨总工在上班前总会急匆匆地找亮亮，一把扯过亮亮头上的安全帽：“你个龟儿子，又戴老子安全帽。”说完满脸幸福地上工地了。这时项目办公室人员就会逗亮亮：“亮亮，你说爸爸叫杨毛、羊毛，我去食堂给你拿卤猪蹄吃。”亮亮的小眼睛里立刻充满了对卤猪蹄的憧憬，可嘴里却坚定地说：“我爸爸叫铁人！铁人！”亮亮地道的四川话，把“铁人”两个字说得既有升降调又拐了十八弯，把大伙儿乐得前仰后合。

不知不觉中，“小铁娃”眼里的爸爸成了身着工装、头戴安全帽在世界各地的工地上劳作伟岸的身影，成了逢山开路、遇河架桥，与星月相伴、与太阳同辉的“铁人”。

■家庭相册

土地上的父亲

□陈景春 文/图

转眼间，离开故乡二十余年了。这些年在外地工作就是个忙，只能偶尔回趟家看看父母，感觉自己就是个六亲不借力的人。回眸往事，那逝去的日子嚼不出什么滋味，无非一个穷字，使人永远张着嘴在不断地寻。

人说童年是金色的，可父亲的童年却灰暗无比。他四岁丧母，从此失去母爱的天空便铅一样笼罩着父亲那颗孤独的心。

父亲读小学时，因一次迟到，遭到老师的白眼与奚落后，父亲那本已滴血的心又撒上一把盐。他毅然在校门口撇了书包，告别了他恋恋不舍的校园。他的自尊心胜利了，可父亲为此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斗大的字不识几个，一生成了睁眼瞎。八九岁时，就扛起鞭子当了放猪娃。那时,太阳还没露脸前,就要到山上打回一扛柴火，白天又要到草地里放猪。有一天,秋雨劈头盖脸地下起来，父亲落汤鸡似地靠着大树瑟瑟发抖，主人家给了他一件旧夹袄，他像溺水者得到了救生圈一样，感激得无以复加，这件事一辈子都挂在了他的嘴边。

高中在镇里，高考前夕，父亲来到镇上看我，晚上他领我去大爷家串门。大爷戴着一副老花镜，平时沉默寡言，但常给人抽帖算卦。父亲坐在炕上，大爷从炕席底下取出一个红布包，打开一看像小牌似的。父亲让我抽了帖子，帖面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了，大爷说我考学无望。我半信半疑的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但那一瞬间，我敏感地发现，父亲突然皱起眉头，那充满企盼与渴望的目光，顿时变得僵直了。父亲把我送回学校，一路上都沉默着，都快到校门口了，他慨叹地说：“是啊，多大的雨点能轮到咱家的头上呢！但你不要信，卦这玩意也没准，就是考不上，学个木瓦匠什么的，肚里没点墨水也不行啊！”我无法安慰父亲，在校门口和父亲告别。我走了十几步，回头一看，父亲还钉在那里。我鼻子一酸，有股泪涌上来，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，此时此刻的他，该是何等失望而难过啊！

高考过后，在家等信儿的那段日子，我天天陪着父亲到地里干活。有一天，妹妹满头大汗地跑到地里，喘着说：“哥，来信了！”我一个高儿蹦起来，父亲也忘了手中的活儿，急急地走回家去。父亲抢过那张录取通知书，手颤抖着，不相信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临入学前，父亲杀了头猪，请了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和村里的老少亲友。那一天，是父亲有史以来最开心的日子。

今年回家，看到父亲越发的老了，那花白的头发像一蓬冬日的枯草，我隐约地感到父亲那盏生命的灯已在晚风中摇曳了，就越发觉得应多孝敬些父亲。如今他患有心脏病，干不了重活儿，地也租出去了，可仍种了几亩自己开的荒地。他领着我到壕埂上去看他种的玉米长得墨绿墨绿的，总比人家的长得又高又壮，很有些自豪。仿佛小学生在给别人看他那张颇为得意的答卷。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着父亲，他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！

我常常在想，父亲属牛，仿佛是为了完成耕耘的使命才来到这世上的，奔奔波波了一辈子，到头来究竟为个啥？人生不过是个苦难的历程而已。有人说，贫穷是一本好书，但我不情愿去读，更不愿父亲去读。近读钱钟书的散文《吃饭》才恍然悟得，原来“一家之主，并不是赚钱养家的父亲，倒是那些乳臭未干，当坐着吃饭的孩子；这一点，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，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”。这时我才感到，父亲这辈子是为我们而活着。当我们逐渐长大，他的使命也逐渐地完成；当他的使命逐渐完成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也将接近尾声了……

■图片故事

溢满草房子的笑声

□崔向珍 文/图

村小学紧邻着一个大水坑，大水坑东北角有一座草房子，草房子里住着一位老红军和他双目失明的妻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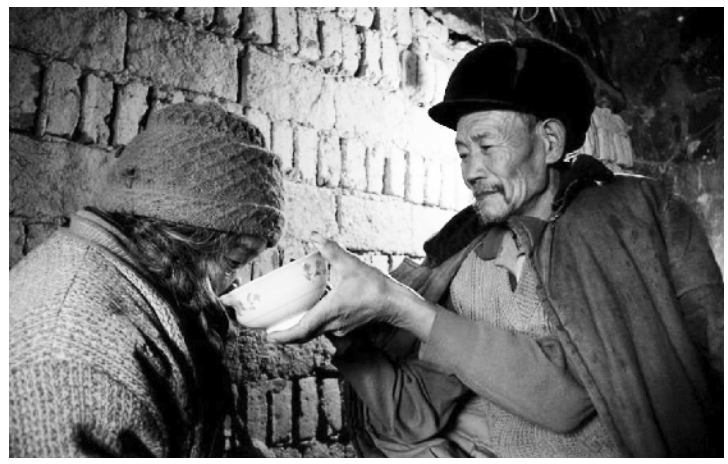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童年的印象里，红军爷爷是不识字的，所以才会复员回了老家生活。他们老夫妻俩没有孩子，也不能下地干活，但是红军爷爷的工资足以让他们过得衣食无忧。红军爷爷在门口的菜园子里种了些常见的蔬菜，靠房子的篱笆边有几棵牵牛花和几棵菊花。夏天牵牛花开满篱笆的时候，红军爷爷就搬了凳子和老伴坐在院子里乘凉，喜笑颜开地告诉老伴篱笆上的牵牛花开了几朵。还没上学的我跟着父亲去学校时，常常在简陋的操场上盯着他们看，看红军爷爷去菜园子里拔草，看他从大水坑里提水浇菜。

我读小学以后，就感觉红军爷爷好像很老了，菜园子里打理得很不及时，长了很多杂草。父亲和另外两位教师就跑去帮他们整理菜园子，学生们也想帮忙，那些长得壮一些的男孩子四个一组，每周轮流给红军爷爷抬水吃。因为大水坑里的水是死水，不干净，只能去村西的水库里取水。抬水的男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蹦跳着走在去往水库的路上，空水桶咿咿呀呀地乱响。往回走的时候，水桶里只有半桶水，四个人要轮换着抬水，这是父亲规定的，害怕累着他们。后来我们四年级的女生们也可以帮着抬水了，红军爷爷的水缸里就再也没有缺过水。

我们每次抬满了水缸的时候，红军爷爷就会笑眯眯地给我们讲故事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们刚跟敌人打完仗急行军的那一次，他们又累又饿，困得睁不开眼睛，可是却不能停下脚步，因为敌众我寡后有追兵，只能打游击战的他们顺着狭窄的山道前行，身边是骇人的悬崖峭壁。红军爷爷说走着走着竟然睡着了，突然听见一声战马的嘶鸣，他惊吓中睁开眼睛，发现走在他身边的那匹枣红色战马竟然掉下了悬崖。他们没有停下脚步，只能回望着战马坠崖的地方，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红军爷爷真的老了，只能做简单的饭菜。经常去草房子的父亲回家跟母亲讲，希望母亲能在忙完地里的农活后去草房子里给红军爷爷包顿饺子吃，忙得昏天黑地的母亲痛快地答应了。等地里的庄稼全部收进了粮食口袋，母亲就约了另外两位教师家属一起来到草房子里，她们先是忙着洗洗涮涮打扫卫生，等到屋里屋外都收拾干净，就一边陪着两位老人说话，一边洗菜切肉和面。等到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，两位老人还要催促母亲她们也一起吃饺子。那时候的物质还是相当匮乏的，为了讨老人欢心，母亲她们也会象征性地吃上三两个饺子，陪陪老人。

读过书的母亲是知道重阳节的，碰巧遇上九月九的时候，母亲就会去院子里掐几支开得正好的菊花插在空酒瓶里，放在老人的窗台上。流金溢彩的菊花把黑漆漆的草房子耀得暖暖的，两位老人笑得非常开心，母亲也笑。这溢满了草房子的笑声，在母亲的描述里，我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那种相依相伴的幸福和快乐。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